

CHINA'S NORTHWEST RELIGIOUS LITERATURE

中国西北宗教文献

佛教青海卷一



读者出版集团
甘肃民族出版社

目 录

喇嘛教之研究	林有壬译(1)
塔尔寺及其灯会	穆建业(4)
玉树城生活素描	李式金(9)
青海玉树之风尚	(15)
青海同仁县之寺院	(18)
青海概况	沈焕章(19)
塔尔寺及其习俗	王维之(31)
青海人的迷信喇嘛	意芬(35)
黄教圣地塔尔寺略史	西陲宣化使公署调查科(39)
呼毕勒罕考	(44)
青海北部喇嘛及寺庙调查表	西陲宣化使公署调查科(45)
塔尔寺巡礼	袁应麟(51)
藏俗漫记	王士杰(58)
河曲藏区概况小志	贡曲哲喜(63)
玉树的民风	李式金(73)
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	韩儒林(78)
塔尔寺研究	杨质夫(82)
塔尔寺跳神记	薛文波(85)
塔尔寺瞻礼	止戈(87)
塔尔寺观光记	唐健年(94)
青海南部旅行记	李式金(98)
西陲喇嘛教盛行的原因	李式金(112)
呼图克图考释	丁治国(118)
塔尔寺之宗教源流与蒙藏社会	李化方(127)
青海漫谭	冯云仙(133)
塔尔寺的元宵花灯	张有魁(137)
青海旅京同乡欢迎喜饶大师记	李得贤(141)
记塔尔寺庙会	车臣(143)
历代章嘉呼图克图传略	丁实存(148)
黄教发祥地巡礼	吴忠(154)
青海蒙藏人民之宗教信仰	王文汉(158)
今日塔尔寺(上)	王洪钧(164)

今日塔尔寺(下)	王洪钧(165)
黄教始祖宗喀巴大师传略	寓尘(166)
塔尔寺的灵魂——宗喀巴	杨质夫(168)
十四世达赖转生记	李得贤(171)
青海塔尔寺巡礼	陈秉渊(173)
青海乐都瞿县寺文物调查记	赵生琛(176)
青海乐都瞿县寺考略	谢佐(186)
青海塔尔寺事略	王剑萍(199)
对《青海塔尔寺事略》一文的几点订正	吴均 祁生彦(229)
瞿县寺补考	谢佐(232)
塔尔寺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241)
宗喀巴宗教思想探讨	丁汉儒(244)
白马寺小史	谢佐(252)
对《青海黄教圣地——塔尔寺》一文的几点质疑	索南(255)
藏族著名学者爱国老人喜饶嘉措	仁庆札西(257)
厄鲁特蒙古喇嘛僧咱雅班第达述评	马汝珩 马大正(260)
藏语系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	吴均(269)
西宁佛教寺庙概况	周德(277)
青海的佛教宗派	祁生彦(281)
青海地区的藏语系佛教与寺院	吴均(289)
解放前佛教居士林的活动概况	霞千(323)
藏语系佛教对青海地区的社会影响	王岩松(331)
关于“五屯艺术”来函、来稿综述	(348)
互助郭隆寺(佑宁寺)历史沿革	吉俊德(351)
互助佑宁寺概况	王剑萍(357)
同德拉加寺见闻	深林(374)
塔尔寺志略	却西·洛桑华旦隆日嘉措(381)
塔尔寺概述	王册(394)
宗喀巴年谱	王森(404)
西石峡佛尔崖与石刻	陈效存(426)
固始汗与西藏的关系	松巴·益希华角(428)
西宁东科尔寺和东科尔呼图克图	智贡巴·贡去乎丹巴绕布杰著 蒲文成译(434)
西纳家族、西纳喇嘛和塔尔寺西纳活佛	陈庆英 蒲文成(440)
明清以来青海喇嘛教寺院经济发展情况概述	白文固(448)
闻名四方的佑宁寺	陈柏萍(457)

佑宁寺的王佛和五世王佛的《佑宁寺志》	蒲文成(460)
试述唃廝罗时期的文化与宗教	祝启源(467)
夏日仓七世的一生	赵清阳 多吉(472)
夏琼寺志	才旦夏茸(477)
青海五屯藏族宗教绘画雕塑艺术概述	索文清(489)
塔尔寺楹联上的八思巴字	陈庆英(495)

喇嘛教之研究

林有壬 译

考佛教之传入支那也，其径途有四，自中央亚细亚，经天山传入支那北部，一也。越雪山而入西藏，二也。自东印度经安南传入南支那，三也。自南洋将巴经马来半岛而传入，四也。就中除传入西藏者外，其他皆深入支那内地，南北传入之佛教，互相调和，独喇嘛教不能融洽，但盛行于蒙古及西藏地方耳。

喇嘛者，无上（即优越）之谓也。与梵语之勿突拉相似。在喇嘛僧中，须位至僧正者，始克享此尊称，然今则阅藏既久。不复有此严格，遂成一般喇嘛僧之通称矣。蒙古人称喇嘛曰辣阿嘛，亦曰喇嘛特摩。普通世人，辄称其教曰喇嘛教；而喇嘛僧之自称则曰佛教，不云喇嘛教也。

当支那南北朝之末叶，西藏既奉行一种崇拜鬼神之邪教，名曰彭教。洎乎唐初，有弃宗弄赞者，君临西藏，闻佛教之功德宏大。奉信甚笃，遣使一十六名，越雪山之险而至印度，以求佛典，及其归也，遂基乎佛教之教旨，著为国家之法典，是为印度教传入西藏之始。时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即西历六百四十年。

厥后西历七百四十年，西藏王克松迭安时代，有北印度之哇嘉那僧森那克希托及巴特麻撒姆博芝者，资多数之陀罗尼暨秘密修法入藏。至是复传入适于藏土之一种密教，即喇嘛教。当时传播甚威，僧侣之权势，直凌驾国王。第是时所传入者，属于所谓“希巴”密教之流派，其教象等，亦多为笔画之希巴神（三神六臂奇特猥亵之破坏神）及鬼神罗刹之尊象等。当六世祖征伐云南大理时，该地土民皆皈依西藏之喇嘛教，其尊崇也，逾乎国王。其后元与西藏和约既定，遂邀同红教撒斯克亚派之喇嘛益迭特之侄八思巴来归，尊礼优崇，世祖即位后，使八思巴作蒙古新字千余及字母四十有一，颁行国内，封之为大宝法王，加帝师徽号，俾掌西藏政教之权及支那宗教统辖之权。顾世祖所以如斯优遇喇嘛教者，无非以政治手腕运用之，冀以统一庞大之领土耳。

先是世祖召见撒斯克亚派之大喇嘛及当时罗马教皇遣来支那传教之耶苏教士，并其他有声望之宗教家，使之讨议，其结果咸以喇嘛教之教旨，最为通俗，且其势力亦极大，遂至优崇如彼云。

自是列朝皇帝皆遵信喇嘛教，八思巴之后裔，咸以世袭帝师尊号。且列朝天子后妃，靡弗受戒，喇嘛往来，百官迎送，帝师

所至，未有不闻梵呗者。琼乎盛矣，然犹未为传播也。传播之盛，盖始于明神宗万历年间。

喇嘛教之出西藏高原而传播青海也，厥为第三世达赖之时，即有明之世。先是土默特部右翼旗之祖鄂尔多斯部长顺义王俺答，屡侵山陕两省，更犯北京，先后征伐三十年间，卒降伊犁之厄鲁特。平西藏青海，咸使皈依喇嘛，始罢杀戮，与明通好。迎第三世达赖入青海，且建仰华寺。寻应达赖之诏入藏，灭藏巴汗，以卫藏为香花之地，献于达赖、班禅两喇嘛。达赖赠以诺门罕之徽号，而使为保护者。自是青海蒙古，交通频繁，达赖亦屡次巡锡青海，于黄教始祖宗喀巴之诞生地，收其胞衣，是塔尔寺所以为黄教祖宗寺，而为多数喇嘛所崇拜也。其后第六世达赖噶尔藏札木索，为蒙古人所拥，即位于兹，收揽民心，以与拉藏汗所立之假达赖相对峙。而青海喇嘛教之势力，遂牢不可破矣。

喇嘛教之传播伊犁也，始于西历十六、七世纪间。初，噶尔丹得准噶尔部民之信任，勘平其内乱而为之汗。继而入藏为喇嘛，达赖赠以博硕克图汗之称号。又有策妄阿拉坦者，入西藏后受封为宝权大庆王。第六世假达赖阿王伊什嘉穆错极宠信之，为建固尔札庙于伊犁及河北，建侮努克庙于河南，搜西藏掠夺之供器而度藏焉。庙中有所谓西勒图大喇嘛坐床者四人及厄鲁特喇嘛六千余人。其诵经堂，亦为西藏，名曰都纲，就中固尔札庙，迄噶尔丹策凌之时代，皆受准噶尔部民之敬礼，遐迩朝宗焉。漠北号称为伊即宏壮之义也。如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凌及那木札尔之嗣准噶尔汗位也，皆入藏请求诵经，每次费用至二十万两。然盛极必衰，事理之常。其后阿目堂尔撒纳之乱也，实为黄教之一大厄运。数千万之喇嘛教徒死亡殆尽。先是准噶尔末叶疫痘流行，死者约十之四，而死于疫者，又十之三，其逃窜俄领吉尔吉斯部者约十之二。迨清朝平定兹土，其仅存者不过十之一耳。然皆四方离散，一时土地空虚，伊犁数百里间，固无一毡帐也。

大凡宗教之分立，辄基于教义主张之相违，独喇嘛教则不然。盖彼等以经文为神圣不可犯者。披览经典，视为越法，由是观之，其对于教义，殆不怀殊异之见解，无待言已。然亦不无一、二例外，则所谓流派是也。推其成立之原因，不得不归咎于僧侣之腐秽邪淫，有以致之耳。

考喇嘛教之教义，以脱离俗界，困苦修行，积善根于现世，渐成道于来生，为彼等独一无二之理想。其巡礼念佛，酷信轮回转生，且禁戒吸烟饮酒及娶妻等者，皆为是也。然阅岁既久，思想逐渐变迁，不无破戒之徒。闻某一部落之僧侣，即腐秽邪淫，无所不致，而后世随在倡言改革之者，是由人民宗教心之发达故也。然则不问古今东西，宗教之分裂，有同轨者。爰揭喇嘛教宗派分裂之概况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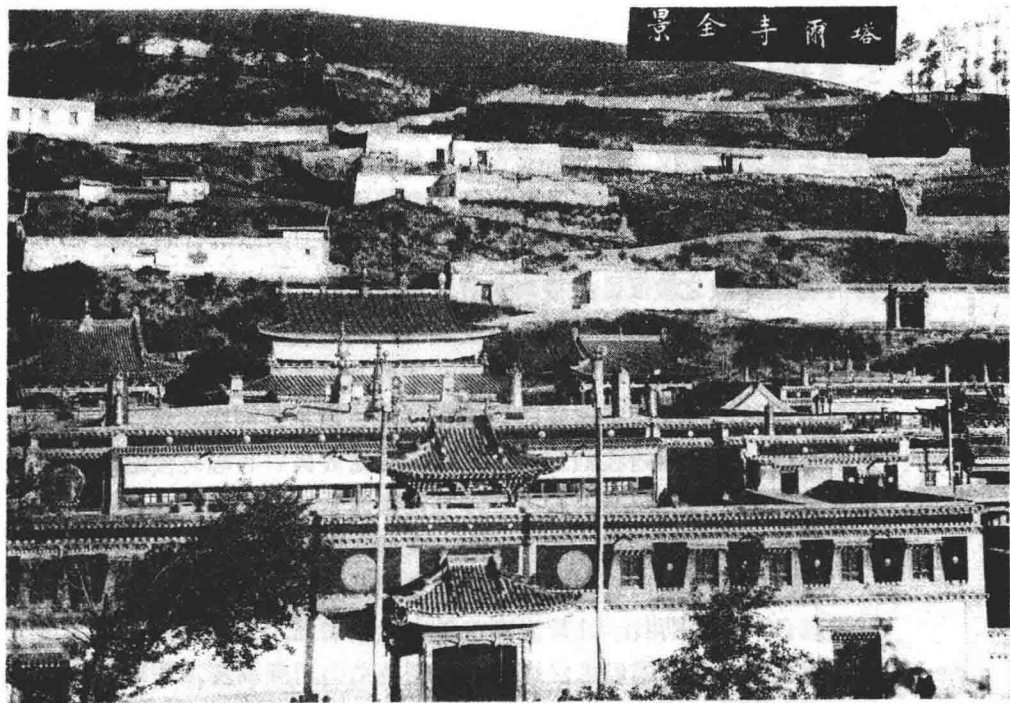
一、宁麻巴派 红教喇嘛，即此派之僧侣也。盖其僧侣衣冠俱尚红色，故得斯名。红教为喇嘛教中之最旧派。许肉食带妻，行加持祈祷。自开宗以来，迄今于兹，教义上无所革新。

二、古特姆派 宋仁宗皇佑年间（西历1050）即有此一派也。自是阅岁三百五十载，有宗喀巴者出，大倡宗教改革，斟酌取舍，别兴革尔古巴派，即黄教是也。

三、撒士克亚派 此派发生在克派姆派之后。自贡玛巴派分离而独立者，时西历1070年也。然自十五世纪之始，革尔古巴派复兴以来，其努力遂寝式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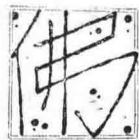
四、革尔古巴派（黄教） 是教之僧侣衣冠俱尚黄色，故对于红教而称黄教。明太宗永乐时，杰僧宗喀巴所创之宗派也。先是彼有慨乎宗教腐秽之甚，毅然高唱别兴宗派，做律仪用黄色之帽，改宗后，土民争信仰之，流传于蒙藏等地，势如旭日，且累世英明之活佛，咸临此宗，故能压到各派而改宗之。其势力现今尚能凌驾各派蒙藏之大刹，尽属此派。

（原载《地学杂志》1917年第4期）



塔爾寺及其燈會

穆·建·業



教的聖地塔爾寺(Tare)在青海省會西寧的南部四十五里的山林中。這裏除了野心勃勃作帝國主義者的偵探的碧眼兒們。在數十年的前。以至於今日。繼續不斷的連袂前往。去採化石。訪寶物。攝活動影片。傳播基督天主二教。藉以作冒險詳密的搜索外。我們國內的大多數人。就根本沒有聽過塔爾寺這個名詞。牠裏面奇趣而偉大的情況。自然是不會明白知道的。

塔爾寺這個數千萬西藏蒙古青母的佛教徒們時時刻刻在戀念不忘的聖地。我記得我曾帶着欽慕好奇的心情去參觀牠時。那正是十八年陰曆的一月十號。我於這天的上午八點鐘。跨了我所喜愛的那匹青馬。從西寧的家中出發了。等到十二時。我到魯沙爾鎮了。那紛紛飛舞的大雪片。已將塔爾寺周圍的一切覆蓋成一片白皚皚的玻璃世界了。

第二天的早上。和美的陽光剛照在那森林密佈蒼翠一片的山岡上時。我已同我在魯沙爾的一位朋友。到了這佛教聖地。萬人皆謁成了中亞細亞最大喇嘛（記者按喇嘛二字為藏語。意即無上）寺的塔爾寺。在那美麗淨潔的大廳中。與該寺的堪布

(即大方丈)用藏語談着話。要求他引導我們去參觀這個偉大莊嚴的寺院。十分鐘的後。他點頭允許了我們的請求。十分快慰的同我們跨出了那大廳的門。走着談着的去隨那堪布的指示。詳細的去飽覽塔爾寺周圍的風光。

堪布的住宅。處在山的最高巔。紅牆的周遭。掩蔭着小小的叢林。三千五百餘喇嘛的宿舍是粉白的。表現着那清白而縞素。一塵不染的色彩。一層層不斷的排列在廣大的山坡上。淙淙的溪流橫貫着。把莊嚴美麗的塔爾寺。分成了兩部。

下了西邊的山坡。跨過了那溪流。那堪布又引我們去參觀塔爾寺精華所在的寺院。據他說。那裏有佛教黃派首領宗喀巴的肉體用水銀保存着。還有偉大的經堂和種種的聖蹟呢。他一手牽着那長的披在身上的袈裟。一面懇顛的誦着經語。那虔敬而嚴肅的態度。深深的激動了我的心。永遠的潛遺在我的記憶裏。

我們鼓起了勇氣。踏進了這氣勢沉雄偉儀肅穆的塔爾寺的門。朔風沙沙的吹拂着門旁的樹枝在響動。此外默默然無聲息。多麼空寂呀。

那前面的幾座寺頂上。綠色的磚瓦。美麗新鮮的漆飾。精巧的雕刻。使你在瞻視之餘。一定會驚異的暗想着。一西藏民族的藝

術能力。畢竟不錯呀。

『那金色閃耀的寺是講康』(——佛教聖陵的意——)呀。你們看見了吧。那堪布響亮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潮。

「講康」的外觀。較其旁的寺院為更美。現着「富麗堂皇」的氣象。分上下二層。上層的周圍。以布幔圍之。一非至大紀念日不揭去。一兩層均鋪鑲以金葉。最上層那美麗的寶頂。是純金作成的。那價值真不可以計算呵。怪不得有人說。該寺的財產。一用以抵償庚子賠款而有餘」呢。

佛教黃派首領宗喀巴的畫像與其肉體。均供置於此。那堪布指點給我們說。『上面掛着的那幅畫像。即為宗喀巴用其自身的血液所繪成。當時彼方宣傳其偉大的教義於西藏大都會的拉薩。與其慈母分離兩方。彼為釋其母念子的心。繪此像以給其母。暫作書信。』唉。偉大而溫順的宗喀巴。他幼年的事跡。深深的打動了我脆弱的心靈。

宗喀巴生於明永樂十五年(即西歷一四一七年)塔爾寺即其誕生地。彼誕生後。其母埋胎衣處。上生一樹。其葉肖佛形。所以我們又稱他為寶貝佛。十族地方。臨黃河有一寺。叫冲沙寺。是寶貝佛削髮虔修的所在。後遊歷各處。學道於後藏扎什倫布的薩加寺。彼時西藏各地僧侶。受朝廷優越的保護與待遇。漸漸的

腐敗淫樂。放佚起來了。並且不務正道。迷信魔術。深入歧途。寶貝佛看了這種不良的情形。就宣誓改革宗教。入大雪山（在西藏。）修苦行。很得人民的信賴。破除以前專講魔術。不務正道的惡習。禁娶妻。尚苦行。不幾年。全藏人民。受寶貝佛的感化。改信新教了。教徒穿黃衣。戴黃帽。叫做黃派佛教。以與舊派的教徒服紅衣冠者分開了。

明成化十五年（即一四七九年）寶貝佛圓寂。有大弟子二。一名班禪喇嘛。一名達賴喇嘛。分駐前後藏的拉薩及扎什倫布。為黃教徒宗主。寶貝佛既禁娶妻。所以別創一續嗣法。謂班禪達賴兩喇嘛。肉體雖死。其精神仍附人體。世世不滅。輾轉出現為呼畢勒汗（意即化身）。尚有第三弟子哲不尊丹巴。處在庫倫。掌理蒙古教務。位於達賴班禪相等……『這位堪布莊重而誠心的對我們講述了關於宗喀巴和佛教的一切。我們也誠心的感謝了他給我們的啓示。』

此偉大慈祥的佛教首領。所創行的宗教。今日已及於廣大的西藏蒙古青海熱河綏遠……等地。其信徒已有數千萬的多。只以篤信宗教。富於保守性。不思改進。以致在此科學倡明。優勝劣敗的世界中。彼輩尚滯留於遊牧的原始時代。遭受赤俄與英人的束縛與籠絡。而莫能自拔。殊覺令人生無限感慨。痛心靡已。中

山先生在民族主義中昭告吾人「扶助弱小民族。使其能自治。」實為吾人不可或緩的責任與工作。懇望國人注意及之。尤有進者。昔滿清入主中原。對於蒙藏。屢興討伐之師。而節節勝利者。利用佛教之力為多。終清之世。蒙藏兩族。帖然思服者。二百餘年。此蓋宗喀巴之移人。其力至巨。潛移默化。實不下於揚武耀威之蠻舉。今日蒙古淪于赤俄。西藏將亡於英。情勢危急。一髮千鈞。幸班禪喇嘛。毅然覺悟。不受英人播弄。跋涉萬里。艱險備嘗。遠道來京。服從中央。冀收復蒙藏。還我河山。青海數百萬藏民。愛戴班禪。選派專員來京。歡迎班禪入青。主持教務。苟中央藉此機會。加以扶助。使其早日返青。宣撫青藏。收拾人心。宣傳三民主義。振作實力。「西藏問題」不難解決。

思潮無限制的湧起。無數的觀感。奔聚在一起。然而時間只不過一瞬呵。

宗喀巴的造像。聞為純金所製。以故頗輝煌而莊嚴。坐於一構造精巧的寶座上。高達八尺餘。像高約五尺餘。彼以慈愛高尚的佛教感化了數千萬西藏蒙古兩民族。而獲今日萬方來朝。日夜膜拜的盛象。

宗喀巴像前的供器。亦皆為金銀所鑄。神燈數百。無一不閃耀光亮於宗氏的前。映照於其像的上。燦爛萬道的光輝。令人目不

敢正視。

這又是一種虔誠信仰後表現出來的奇蹟。足爲吾人所十分怪異而驚嘆者。卽宗氏寶座前的木板上。因其經過信徒們的叩頭膜拜。木板上日漸摩擦爲寸餘深的凹痕。現顯着那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据吾友告我。『每年由西藏蒙古遠至甘肅熱察綏來寺瞻覲者。幾無虛日。至燈會時。尤呈衆多的狀。甚至有人自數千里的外。手上套着木板。伏在地上。磕頭來寺的呢。』其信心。其尙苦行的程度。可見一般了。

「講康」的外院。現已立滿來寺朝覲的佛教信徒。彼輩立意要坐那上有法輪的寶座。要求喇嘛爲之急速轉動。以求平安與福利。

溫煦的陽光。遍照了「講康」的金頂。魯沙爾全鎮已被午餐時的炊煙所籠罩。塔爾寺的山坡上。紮滿了白色的帳幕。肥壯的青海馬與麂牛的羣。俯首嚙草於塔爾寺的緣邊。蒙古人的駱駝隊。飲水於那溪流的旁。嗚喊着奇怪的聲音。三千餘的喇嘛們。手持念珠。喃喃自語。那長的袈裟。掃着地上。緩緩地從西邊的宿舍中。步向「講康」的誦經堂來。這情景夠使你目不暇接的巡視。夠使你神往吧。

『十五日晚舉行紀念宗喀巴的燈會。請你們來看。』是呀。我

們齊聲的向那堪布答應了。還感謝了他引導我們參觀的盛意。那堪布含笑的去去了。

上午十二點了。我們踏着塔爾寺石山上那尖頂菱形。蒼老的綠色與幽默的褐色的石頭。走下了那嚴肅而沉着的石山。回到我們的寓所來用午膳。在路上。我和我的朋友贊嘆了塔爾寺的偉大。欣幸着那天滿意的參觀。

因燈會期將屆。魯沙爾全境。塔爾寺的周圍。已呈異常繁盛與極端緊張的狀態。街市上滿佈着身穿皮襖足登皮靴。頭戴尖頂皮帽。胸前佩帶寶壺（用藏經符謂可避邪）腰跨長刀。騎馬或步行而來的西藏蒙古等處的男人。其中不少手持念珠。口念心唯。面現誠虔色的僧侶與身服鮮艷奪目的長袍。腰間緊繫紅綠色帶。耳帶大銀環。足着有花紋的香牛皮靴。頭髮分爲數十小辮。而以彩布結聯成一辮套。上飾珊瑚海螺銀碗……之屬。鑄銀而響。引動路人側目而視的西藏或蒙古的婦女。浩浩蕩蕩。向塔爾寺以去。

青海各縣。如貴德湟源西甯——等處的商販與農民——等。亦莫不絡繹而來。尋覓適當地點。以出售所帶來的物品。其中有自內地京滬漢津等處所運來的綢緞布疋磚茶馬鞍等物。西藏的藏香氈氍（一種細柔的毛織物）佛像等。尚有青省的皮靴毡

襖穀物等滿佈全街。任人購備。爭相論價。人聲鼎沸。極喧囂熱鬧的景象。

十五日的晚。萬人渴望的燈會。在悠揚而神祕的音樂聲裏。開始舉行起來了。

恬靜而青色的夜。是令人美快的。清麗的皓月。從地平綫的邊際升起。投射着柔和而普遍的光芒。塔爾寺的每一個角落。站滿了林林總總的人們。來觀光這盛大的佛教首領宗喀巴的紀念會。他們興高采烈的心誠意潔的來瞻觀跪拜。並且犧牲了今晚一夜的睡眠。

此際的「講康」內。置放着一大寶座。內立一有色乳油塗成的神像。牠的四周。以極美麗的綢緞包圍着。更現出那莊嚴偉大的神氣來。

乳油神像的後。更覺絢爛而神祕。數百盞光亮的燈。閃閃於几案的上。上面呢。那神妙的乳油浮花。一層層的排列着。第一層是前藏大都會拉薩寺的全景。其下爲一兩手伸出。表現慈祥和悅的色的佛像。他如各種牲畜花卉——等動植物的造像。亦拱衛此神的旁。

更惹人注意而製作精巧。足以充分表現西藏民族奇特的藝

術能力者。則爲乳油神像上一小佛龕內的佛像。其精巧美觀。真所謂「詡詡如生。脈脈含情」。据吾友言。「此佛像卽用以表示接受人民虔誠的祝禱的」。

黑衣喇嘛手持皮鞭。維持秩序。使數萬觀衆與朝覲的信徒。不至互相擁擠。發生危險。

執行燈會的祭禮時。其情形是這樣的。

黑衣喇嘛一羣。負保護開道的責。其後隨多數較高級的喇嘛。手執藏香祭物等。後有一喇嘛。手執一玉製的物。其兩傍有兩喇嘛。各執火把。其後隨着宗喀巴的化身。那黃緞的衣服。在乳油燈下閃爍着光彩。彼一手執玉圭。一手執念珠一串。緩慢的莊重地步行至乳油神像而立。隨他的喇嘛。恭敬的行跪拜禮。後來那大化身就返回其寓所。

此際數千喇嘛與許多進香者。莫不沉浸於瘋狂而快樂的狀態。高聲吶喊。聲震山谷。跳舞的形態。奇怪的神祕。叫你忍不住的發笑驚嘆呢。

乳油神像。受着旁邊熒熒燈火的光。也慢慢的融化起來了。作那飛鳥狗狼的大嘯。

塔爾寺紀念宗喀巴的燈會。就這樣的告終了。

青海高原的南部重鎮

玉樹城生活素描

李式金

玉樹這個名詞，很容易使人發生一種美感，爲什麼呢？我國的文人描寫女人的漂亮，多喜歡用個玉字，所謂「亭亭玉立」，所謂「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都脫不了一個玉字，所以單從字面來看玉樹，已很容易使人以爲它是一個風景美麗的地方，雖不敢奢望如杭州的西湖，至少也如山東的青島吧！然而可惜的很，玉樹竟不像西湖，也不像青島，它位於荒涼的青海高原之上

，其地人口稀少，物產不豐，風物文教，固遠不如沿海一帶，即比之西部各省，其他各縣治，也有愧色呢！這實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那麼玉樹爲什麼得名呢？我們知道女人名玉的，並不是都真的漂亮，冒牌的甚至醜如無鹽的也未嘗沒有，則玉樹的名實不符，又何足怪！說了半天還沒有將玉樹的名字由來說出，難道玉樹的名字從天上飛下來？不，不，讀者且勿着急，其實也有理由

，現在讓我來說明吧：玉樹本名玉樹，藏名結古多（Yekido），玉樹是漢名，因爲玉樹二十五族中有四個族藏名冠以玉樹（玉樹總舉，玉樹將賽，玉樹戎模，玉樹鴉拉）他們常代公家當差，我們以私名代公名，給它一個雅號的譯音耳，其實玉樹二十五族中最大的一族，不是玉樹，可是囊謙呢。

作者識

地方，我們在玉樹住了十天，稍有聞見，且讓我慢慢道來。

先談他們的衣飾吧

玉樹位於青海高原的南部，西南接西藏高原，巴顏哈剌山蜿蜒他的北面，唐古刺山當他的南面，地當長江上流通天河的支流巴龍曲（曲者藏語水之意）和札西溪匯流的地方，雖然位於河谷，可是地勢拔海也快到四千公尺了。「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地勢這麼高，所以氣候自然寒冷得很。河谷的地方，氣候自然寒冷得很。河谷的地方，

結古多是藏名，按藏文「結」是「生」的意思，「古」是「九」的意思，結古意言九生，即衆生之意，「多」是兩河相匯的地方，藏番地方附有多字的很多，像青海稱多 Chindo，西康的昌都 Chando，都位於河流的相匯處。青海西康地勢甚高，唯在河流相匯處，地勢較低，且有些平地，可從事定居的農業，所以人口較爲集中。玉樹地居於札西溪與巴龍曲會流的地方，所以也有結古多的「多」字，拿結古多三字併起來講：即是指居河流會流處的衆生。結古多或簡稱結古，至青海的回人亦有稱之爲紅毛者，其意義不詳。玉樹的民情風俗，與內地有很多不同的

在炎熱的夏天，比較溫暖，可是在山嶺上，仍積雪皚皚呢！爲適應這種環境，所以皮襖對他們是終年不離的。到夏日午後最炎熱的時候，他們有時感覺到點熱，皮襖既不能離身，在這個時候，怎麼辦呢？他們倒有個聰明的辦法，就是露着上半截身子，而多數把右臂露出，左手仍在袖內，古人形容戎人，「被髮左衽」，實在一些不錯，他們男女所穿的皮襖，沒有什麼不同，都是圓圓的領子，寬大的長袖無對襟，無鈕子，反着領，腰間束着長帶，他們食用的碟碗可以放在懷內，倒很方便。他們沒有被子和褥子，睡覺的時候，只把這套寬長的皮襖，半鋪半蓋，覺

着腿，把整個身體捲縮於皮襖內，便呼呼的睡着了。

腰帶間常佩的東西，最普通的是小刀、小佛像、鼻煙壺、火鏈、火石等物，走起路來叮噠、叮噠，在我們看來似乎有些不便，但他們却漫不在乎，幼童身後，常以皮做的繩子，綁着藏有經文的皮匣子數枚，謂可招福消災，富貴人家的孩子或是溺愛的獨子佩的最多。

他們穿的衣服，很少洗滌，所以髒得很，在天氣晴明的時候，萬里無雲，在太陽光之下，他們脫去衣服，赤條條地在陳舊的皮襖內找尋蟲子，一個一個的往口內送，並不為奇！他們穿的皮襖，除了極少數的富貴人家，普通的多沒經過什麼精製，把羊皮剝下，靠陽光將血跡晒乾，將肉絲刮去，浸在做奶油餘液中，過了幾天再取出來晒乾，用手或木條多揉搓幾次，便可裁縫，所以所穿的皮襖，多是無面的，粗糙得很，富貴人家，較為講究，不特皮衣的裏面好，外面也襯以綢緞的面子，綢緞的顏色，喜歡用紫紅，用庫金鑲邊，外面加以罩袍，冬天則穿用豹獺皮鑲的狐裘。

這裏下雨的時候不多，他們用做雨衣的，是一種毛織物，叫做氈毯的，色尙紫紅，質地細緻，多從西藏運來，本地人所做的毛衣較粗。材料用白色羊毛，有時也可當做雨衣用。

玉樹人無論男女，都喜歡披髮於肩，但式樣不同，男人的辮子很小，束在腦子的後面。女子的面上常塗以藏糖，藏糖裏面摻着一些小麥粉，他們以為美觀，其實我們看來，實在有點害怕！玉樹的女人，也未嘗沒有面目潔淨的，但是這些女人大概是內地的商人，官吏，軍隊的姘頭居多數。從額前面的頭髮可以看出他們嫁了沒有，如果經過正式結婚的女人，他們的頭髮都是前面分披，凡是未嫁的姑娘，或是和人苟合的婦女，他們額前的頭髮是不分的。男女多不穿褲子，新近有些穿褲子的人，已是受了一些漢化了。

帽子花樣頗多，有的是歐西式的毡帽，有的是狐皮的小帽，有的是半尺長的尖頂帽，西式的毡帽多從西藏運來，因為他們自己不會做。他們沒有襪子，常赤着腳，穿靴子，靴子多用牛皮做成，笨重得很，不宜

走路，但用於騎馬倒很合宜。

主要的食品

玉樹人主要的食物為牛生不熟的牛羊肉，藏巴雖有，但玉樹地高氣寒，青稞僅在河谷附近才可種植，且地勢崎嶇，故耕地甚少，青稞所產甚微，供不應求，故僅有錢的人才吃得起。茲將玉樹各種食物，擇其要者述之：

玉樹人主要的食物是牛羊肉，多煮得牛生不熟，他們以為這樣才覺味美，且如把牛羊肉熟得太熟了，因為恐怕把寶貴的滋養料煮失了。反認為不好。作者在青康旅行半年，以環境的關係，也不得不天天吃牛生不熟的牛羊肉，因為吃這樣的牛羊肉，把牙齒弄壞了不少。這種不吃煮熟的牛羊肉的習慣，依我的意見，或許另有關係：第一、因為他們那裏是一片草地，很少樹木，故沒有木柴，草是牛羊的食料，不肯多用來當燃料，第二、因為那裏氣壓太低，沸點亦低，所以東西不易煮熟，玉樹高約三、七七〇公尺，氣壓為四七六公釐，約得海面氣五分之三。他們食牛羊肉時用小刀把牛羊肉割下，不用筷子，即用手拿着吃，所以他們的腰帶，無不佩有小刀一把，這種吃法叫做手抓羊肉。據說這種手抓羊肉，還是較文明的吃法，在青海境內有許多較野蠻的民族，像果洛等族有時竟得吃鮮血淋漓的生肉呢？肉類很少炒吃，他們以為炒吃的味道不好，且容易招致魔怪！他們用做炊爨的工具，為一種特製的口袋，燃料即為牛羊糞。

酥油也是藏民的重要食物，製法簡單，帶有說不出來的臭味，所以內地人初到藏民區，對於酥油無不望而生畏的。酥油的製法，只是把牛羊的乳汁擠聚在木桶內加以煮沸。到了相當多的時候，就將這種乳汁傾在大鍋內，任他凍成糊狀，再傾入木桶中，桶中放一木棒，下端附一木板，把有孔的板套在木棒上，把木桶蓋得緊緊的，用雙手執着木棒的上端，上下不停地垂直的移動，棒下所附着的木板，可以擊壓乳汁，這樣繼續幾天，乳汁中的脂肪，便沈澱在桶底，上面一層為黃色的酸水，把

酸水傾了出來，所餘的便是酥奶油了。他們平常把奶油放在牛胃或羊胃中，有時用毛線縫好，這樣與空氣接觸的機會較少，故能久藏而不腐壞。

另一食物名曲拉，曲拉是酥油的渣滓，其製法是将製酥油時剩下的黃色酸水，傾入鍋內，蒸去水分，把所餘的渣滓搓碎後晒乾而成，因為這是從奶油中餘下黃臘水製成的細粒，藏民稱水為曲，稱零碎的東西為拉，故有曲拉之稱。普通是黃色的細粒，較為純淨的呈白色，把曲拉放在口內，堅硬不易化去，且無味，實在不好吃，但他們覺得津津有味呢！

上列諸食物，均取之於牛羊的身上。此外尚有一種炒麵，也是他們的主要食物。炒麵是将稷麥炒熟，再磨成粉，食時先用碗盛茶，放一些酥油在裏面，待酥油在茶中完全溶化後，即送入口中，這就是藏民旅行的食物藏巴。藏巴的主要原料是青稞，玉樹地高氣寒，而地叫土瘠，可種植青稞之處僅限於海拔四千公尺以下的谷地，故產量甚少，不足之數須從外地輸入。青稞價錢甚高，貧民不敢染指，僅富貴的人家才吃得起。炒麵而外，尚有一種掛麵，價更昂，均從外地輸入，除招待極高貴的客人外，平時很少用的。

藏人喜歡喝茶，食藏巴的時候，固須用茶，即食牛羊肉，他們也離不了茶，據稱茶有助消化的作用，所以他們下餐的時候，非同時吃茶不可。藏地不產茶，須從外地運來，路途遙遠，所以玉樹的茶，價錢很貴，茶磚一塊約可換牛一條呢！飲茶多從四川運來，每年約有二千馱左右，近來印度茶也會在藏地推銷，但成績不佳，因藏民保守，對此似乎不大喜歡的緣故。

番民很少吃炒的東西，他們忌炒食，據說炒食的香味，可以招致魔鬼。番民不吃魚，也不吃鳥肉，因喇嘛教上，只許他們吃有偶蹄類的動物（如牛羊之類），所以鳥類魚類在玉樹很自然的生長着。玉樹附近的巴龍曲及通天河（金沙江上源）出產一種魚，藏名沙克達（Sakta），長可尺許，味道也很好，但他們不吃，故只好讓住在這裏的極少數漢回

民族專利了。他們不吃魚，據說另有一理由，因為魚是龍的同類，如果吃了，天公便發怒，隨着暴風暴雨就要降臨，會把他們視為唯一的財富牛羊弄出疾病的。囊謙族，——玉樹大族的千戶很信佛，禁止他的百姓捕獵鳥獸，他們如果不聽命令，就要受到很嚴重的處罰，所以這裏鳥獸並不怕人，真是他們的樂園，我們經過的時候，也很小心，不敢隨便打動物，因為怕引起他們的干涉。

藏民好客，客至，主人即以長方形的木盒子盛食物來奉客，中間以木條隔開這木盒，一邊盛酥油和麵粉，一邊裝着曲拉，高興時候或來一些角麻，（角麻是一種植物的塊莖），若是迎接高貴的客人，則以圓盒子裝着炒麵，酥油也換上了新鮮的，如果主人是有錢的人家，有時也許可以來些煮得不好吃的米飯，在藏地米飯實不易得，所以這是對最高貴的客人才如此。

草原上的帳幕

在寂靜的廣大草原上，有時會傳來一陣鐘聲，或是一陣狗吠聲，慣於旅行草地的人，便知他們將近牧民的帳幕了。

帳幕分二種，一種是供給過往地商人——多漢回人用的，容積不大，形似內地帳幕，作金字塔形，此種帳幕，為數不多，只是在路上偶然可以遇到罷了。一種是牧民的帳幕，較前者為大，和內地的帳幕迥然不同，是用黑色的粗厘羊毛織成的，我們所注意的就是這種帳幕。這種帳幕，遠看好像黑色的蜘蛛，伏在地上，帳幕常做六角形，好像蜘蛛的身體，各角均以木桿連繩子緊拉帳幕的六個角，好像蜘蛛的六隻腳，帳幕的上面常留一些空隙以做天窗，常有絲煙縷縷，從此透出，幕的中央築有一灶，為炊爨之用，灶上便是天窗，灶後是貯蓄牛羊糞的地方，前面為入帳的進口，這爐又分帳幕為左右二部。睡覺的時候，男的居左，女的居右，灶的後面，除了牛羊糞外，有時供有佛像，和經典，并放有槍刀。帳的周圍常堆有箱匣、糧食、牛羊糞等物，均用牛羊皮裝着，把帳幕四周壓得緊緊的，使寒風不易吹入。

下雨雪時，初有很微小的雨粉透過粗疏的帳篷，漏在住在帳篷裏人的頭上，但他們說雨下得大時帳篷便愈縮愈密，反不漏雨云。帳外的四周，有時用牛馬糞堆爲小牆，有時用石塊堆爲小牆，這些牆一面可禦寒風，一面又可爲牛羊的欄柵。

他們居住帳幕，是爲便利游牧生活，但若以爲他們可以無限制的隨便逐水草而居就錯了，原來他們各族游牧的範圍也有一定，玉樹二十五族游牧的地方，各有各的範圍，若是某一族跑到別一族的範圍中游牧，侵略人家的水草，則彼此之間，常常會發生爭端。

帳幕的地位，也因氣候不同而有變動，在夏天多移往向陰向高的地方，不特涼快而且山上草多，牛羊吃草也較方便，到了冬天，山上的草吃光了便驅牛羊到山谷低下較暖的地方，這種遷動，在地理學上叫做季節的移動 (Transhumance)。帳幕的外面，常有一頭或數頭兇惡的番狗，旅行這地的旅客，經過番民的帳幕，你千萬不要立即跑到帳幕內，最好未近帳幕之前，高聲招呼主人出來，把番狗喚住，不然番狗便會給你一個不客氣！他們各個帳幕無不養番狗者，實因藏地多匪，不得不嚴行警戒！每地帳幕的數目，有時十數，有時上百，儼然一村一落，他們叫做帳房娃，這種帳房娃，雖然聚在一起，但零星散佈，並不相聯，不像我們在大積石山東面的河曲所看到的作圓圈狀排列。

前面所述的是游牧民族的居住情形，游牧民族之外，尚有定居的人民，不過數目較少吧了。凡有定居人民之處，一定可以耕種，所以這些地方，總在河谷兩岸的狹窄沖積地方，地勢在四千公尺以下。在這一帶，大概四千公尺以上是游牧地方，四千公尺以下便有農業。在有農業的地方，居民多結廬於山麓耕地的上面，這種現象，大概具有二種理由，第一因爲耕地有限，所以房屋多結在不能耕種的地方，第二房屋建在較高的地方，可具防衛的作用。爲了便於防衛，所以房屋多作碉房狀。房頂四周，有短牆，可以防禦槍砲的射擊，牆用石塊及泥土築成，屋頂常插有木桿，懸五色的嘛呢達雀，(用絹印的藏經)形狀像旗幟，隨風飄動，煞是好看！番民謂風吹旗幟一次，即等於念經一次云，這樣他們很

聰明地可以省去很多的时间去喃喃念經了。

碉房有樓，多爲二層、三層，甚至四層者亦有之。樓上常設佛堂，供有佛像，他們請喇嘛來家，即住在佛堂裏，上樓用獨木梯，——北自甘青南至康滇的藏民碉房均如此。構造很簡單，就是拿一根較粗的木幹，截去兩端鋸成鋸齒形，其間隔爲一尺左右。屋內多沒有床鋪的設備，人多席地而臥，有錢人家用氈毯爲地毯，沒有錢的人則用羊皮代替。

平民居住的地方，多不講究，往往人畜雜居，異常骯髒，但喇嘛所居的寺院則反是，除大經堂外，臥室廚房廁所均備，金漆輝煌，雕樑畫閣，類似歐西的建築物，這是藏人精華所在！

牛馬和皮筏

飛機、火車、汽船是早已爲人們利用的交通工具了，但是這區未出過門的人，不特沒有見過，而且連聽過的恐怕也沒有呢！假如有人告訴他們，飛機可以在天空飛翔，瞬息萬里，他們也許會不相信吧！他們的環境，日常所接觸的是茫茫的草原，是奔流的河川，他們腦海中的交通工具，除了牛馬和皮筏之外，實在沒有什麼，他們費了一整天，頂多使牛馬走百里，普通五十里，或更多一些而已，他們對於一小時可走千百里的飛機、火車、汽船固用不着，即連汽車也沒有見過。

除了步行外，他們現在的交通工具，大概有二種：第一、使用牲口，即番馬或毛牛之屬，普通以馬坐騎，毛牛多用以運糧食和貨物等。他們走路不知用里數，每日所走的路稱一站，大概馬站一日七十里，牛站一日四五十里，牛馬一頭負重一二百斤左右。毛牛行走得甚亂，常互相沖撞，故用毛牛運貨物的時候，箱子糧食等物均用牛皮包好，以免撞壞。

他們的騎術，男女一樣的很精，騎滑背馬奔馳是很平常的事。第二使用皮筏，皮筏限用於河流較深而急的地方，如在淺水地方，即騎馬牛涉過。皮筏是以浸過油的牛皮，用木架支撐而成，每筏可坐四五人，順流而下，其快如飛，但不能逆水而駛，有皮筏的地方，多在過渡的要津

，常有專人司渡。

如河流甚深而河面不闊，有時會架有橋棧，這種所謂西康式的橋樑（Cantilever Bridge），在河的兩岸各用很多的木條疊置，一端伸出河中，另一端靠岸，用石塊壓着，再用木塊攔在伸出兩岸的木塊上，連接兩端而成橋，藏區的橋樑多屬於這樣的形式。有橋樑的地方，多是有林木的地方，或是有農產的地方，純粹的牧畜地帶，是很難看到的。

玉樹普通說有二十五族，（其實其間經過若干次分合，事實上已有遷變了）每族或每一部落的牛羊，都成千成萬，故每遊牧一地，只消一二個月便把草料吃完了，屆時便不得不另覓牧地。當移牧時，必須千戶、百戶、及僧侶占卜決定時日地點才能出動。出動時男者背槍騎馬，女者也歌唱前進，家具食物放在毛牛上，牛羊漫山遍野，千戶或百長在背後跟着，十分好看。日中休息午餐，先派數人出發，找三塊石頭放上一大鍋水，燒着牛糞，用皮口袋，不斷往下壓着，等到水開，牛羊也到了，把牛馬所背的東西卸下，用了茶和藏巴，再把牛馬所負的東西放上，便再出發了。他們吃飯前往先祭山神，口中喃喃叫着各地的山神，請他們賞光和保佑。

男女的結合

玉樹男女一至適當的年齡，即可自由結合，牧民游牧於山谷原野時，男女見面的機會多，他們都能唱山歌，情詞婉轉動聽，唱得投機的時候，便情不自禁地向對方作永久伴侶的祈求，經他們詳細考認同意後，再由男方徵得家長允許，經由媒人之手徵得女家的家長同意，即可成立婚約。

平民於訂婚後，即可進行同居。除千百戶及富戶，則須另行舉行結婚儀式，茲簡述之：新娘於結婚前，先把屋內打掃乾淨，壁中懸掛各種佛像，前後小桌一行陳設酥油奶渣等物。舉行婚禮的時間，多在晚上，屆時男方派數人到女家迎親，新人進門時，迎者匿於暗處，大唱一聲，使新婦害怕，謂可將魔鬼嚇退，進門後新郎新婦即同拜天地、父母及其

族中尊長。鄰里亦來道喜，賀禮品多為哈達青稞，炒麵牛羊肉之屬。主人隨即以牛羊肉酒待客，來賓均席地而坐，各出腰刀飲酒食肉，并致賀辭。少間女家帶來陪奩或哈達，將女方門戶履歷誇說一番，并謂本來不聯婚，但姻緣難逃，勢不得已，新郎須好好努力，并善視新娘，男家親友也各致答語，其詞略同。直至賓客盡歡而散，新人們便去尋花燭的香夢。次日，男家親友請新人至各家飲酒，并唱舞誌慶，女家亦引婦歸寧，過數日男家擇日迎回新娘，於是一場大禮便算完結了。

玉樹人普通多一夫一妻制度，然亦有兄弟數人共娶一妻者，如兄弟不互相猜妒，則眾人稱之曰賢。此種制度在游牧民族較多，所生子女，呼長者為大父，次為二父，三父等。其同妻的理由，謂如此可使家庭產業免於分散，又可免去家庭內姑嫂之爭。此種一妻多夫制固有社會的理由，但地理原因亦甚重要，蓋本地物產稀少，實不足以維持過量的人口，故一妻多夫制實含有限制人口增加之意焉。

結古市有許多女傭，白日傭工，夜則為主人侍寢，故市中有許多有母無父之孩兒，其母無力撫育者，則多送入寺內為小喇嘛。

女子的權力頗高，如男孩當喇嘛，則女孩有承繼權，其子女或私生子同樣有承嗣權，故玉樹人民常有數代無夫，而子孫滿堂者，彼等知有母不知有父，實在不足怪。

天葬·火葬·水葬

藏族葬禮普通分三種，即天葬火葬水葬三者是也，玉樹亦如之，茲分述如下：

（一）天葬，玉樹人民不知醫藥，有病則送財物於寺院，請喇嘛念經祈禱，以求早日痊愈；如不幸不治，則請喇嘛於死者之前念經，復取死者腦蓋，盛小箱藏於寺中，並將尸體，用繩綁縛，後蓋以皮單，備人或請親友送至空野葬地——子孫不隨往。葬地有木豎立，將死者綁住，喇嘛乃環立念經，同時燃柏枝，食尸鷹聞柏香，即成羣飛集，攬食尸肉，尸肉啄盡後，又將尸骨打碎，使鳥食之，如當場不能食盡，則以為不祥